

# 寶相重光—— 清乾隆金壽佛修護記

■ 林永欽

「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已於8月1日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隆重開展，北部院區將於11月28日接續展出，展覽主要呈現清代的藏傳佛教文物，也透過古籍文獻，重點講述此時期的「活佛」體制及相關人物。展出的珍貴清宮藏傳佛教文物數量頗豐，許多文物過去因狀況未臻理想而從未公開展示，藉此展覽機會，在器物處及登錄保存處修護科同仁的通力合作之下，自五月開始，在有限的時間與人力之下，總計維護與修護超過六十件文物，使其劣化或損壞的狀況獲得改善，因而得以首次呈現在國人面前。本文將以一組件佛像之修護過程與讀者分享，使讀者對文物修護工作有更多的認識，也為此次展覽的呈現增添一個面向。



## 清乾隆金壽佛（八成金）背景與狀況

此清乾隆〈金壽佛〉（故雜 001835～001837）三連號文物原始編號（點查號）為「餘 1235-7」，為清宮惇本殿、毓慶宮舊藏。在藏品基本資料中記載：「佛像，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帶金銀布，附黃籤，與其他三佛像共連一座上，佛像腰部以下鑄連於座上，但腰部以上已殘缺不全。」根據清室善後委員會的紀錄：「品名〈八成金佛座〉，加註『帶破佛三尊共重一百零七兩二錢』」；另於於民國四十至四十三年間（1951-1954）的存臺文物清點紀錄中，清點委員為孔德成、高鴻緝先生，清點結果記載：「（1835-1837）待審查乾隆款；實為壹件，殘缺不全。」由此可知，文物原為一組件，底座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其上有三尊佛像，在文物登錄時分別給予三尊佛像一個獨立的編號，故此有「實為一件」之清點紀錄。佛像損壞狀況嚴重，已達「殘缺不全」之程度，且於清宮時期即已受損。

整組文物的組成應為一佛、二菩薩。從最早的檔案照片（圖 1）可以得知，三尊佛像各自以不同材料雕製而成，主尊佛像（故雜 001836）由朱紅色珊瑚雕製、左側脇侍菩薩（故雜 001835）由青金石雕製、右側脇侍菩薩（故雜 001837）則為白玉雕成，佛像背後均有背光。（圖 2）主尊佛像佛首與佛身有脫離之狀況，經前人以軟蠟固定；一上臂與下臂脫落，另一上臂與下臂缺失；兩手掌手持真珠製寶瓶。佛身由數塊珊瑚黏合而成，由黏蠟膠黏合之後，再使用染色之蠟填補修整其完整造型。身體與手臂結合部位可見有鐵線插樺搭配黏蠟膠固定。佛首左耳有破裂缺損狀況，頭部左側及後方青金石雕飾之頭髮有破裂缺失狀況。眉、眼以黑、白色顏料描

飾，顏料有局部剝落缺失狀況。青金石頭髮上有柱狀髮髻，表面有黏蠟膠殘留，為原本固定冠飾之黏著劑。（圖 3）冠飾由金屬製作，屬五葉冠型式，冠上鑲嵌綠松石，嵌石有脫落及缺失狀況。身上之配飾包括披帛、飄帶、臂釧、手鐲等均由金屬製作且嵌有綠松石，配飾或有缺失不全，其上嵌石亦有缺失狀況。背光銅鍍金，鏤刻有寶樹、迦陵頻迦鳥、魔羯魚等吉祥物，下端有兩根插樺可固定於蓮座上，背光狀況良好，僅在局部有輕微銅銹產生。背光上繫有一不全之黃籤，上存「乾隆四十」等字，或可推測可能為乾隆四十年之後所造，惟黃籤上的資訊未必一定是記載製作之年代，亦有可能是收存或異動等相關資訊。佛像腰部以下鑄連於蓮座上，呈雙腿盤坐，兩足心皆朝上互相交疊之「跏趺坐」。蓮座為仰覆式，上部仰蓮四重，下部覆蓮一重；蓮坐下方與底座之間有一組卷曲式蓮蒂，旁枝左右伸展，分別與左、右脇侍菩薩之蓮座相連接，整體結構可能因外力作用而有傾斜變形之狀況。其上之枝葉有銲接斷裂脫落、缺失，以及經由前人使用蠟或銅絲纏繞的修



圖 1 清 乾隆 金壽佛 早期檔案照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35～001837



圖2 | 清 乾隆 金壽佛 修護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001837



圖3 | 清 乾隆 金壽佛 主尊無量壽佛身體部位修護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6

復方式固定。(圖4)底座橢圓形，正面下緣陰刻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其上方為一重覆蓮紋飾，在覆蓮之上又有連珠紋飾及海水紋，象徵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池。從造像及手持物特徵來看，一面二臂二足，身主紅膚，結跏趺坐，雙手禪定托寶瓶，應為西方蓮華部的統御者無量壽佛。<sup>1</sup>在漢傳佛教系統常見的一鋪三尊像，主尊為阿彌陀佛（無量壽佛是阿彌陀佛的另一種形式）時，左、右兩側脇侍菩薩通常為大勢至菩薩與觀音菩薩。<sup>2</sup>

左側脇侍菩薩受損最為嚴重，身體缺失，僅存青金石雕刻之佛首、蓮座與背光。佛首眼部及唇部有黑、白、紅色彩繪描飾，彩繪顏料有局部脫落缺失狀況。冠飾脫落，其上

鑲嵌綠松石有脫落及缺失狀況。背光有局部輕微銅銹發生，原底部有二插樁可固定於座上，一樁斷裂缺失。佛身上的金屬配飾大多缺失，僅存少許殘缺部分。(圖5)此尊菩薩雖然受損嚴重，不易判斷其身分，但是可藉由一鋪三尊的型式以及顏色的特徵推定為大勢至菩薩。大勢至菩薩在藏傳佛教系統中屬東方金剛部，其代表的顏色即為藍色。<sup>3</sup>

右側脇侍菩薩則保存最為完整，頭髮原本以青金石雕製而成，呈脫落碎裂成六小片狀態，有局部缺損狀況，髮髻脫落缺失。青金石表面有黏蠟膠殘留，為原本製作時所使用之黏著劑。佛像臉部以黑、白、紅色顏料描繪眉、眼與嘴唇，有局部脫落缺失狀況。



圖4 | 清 乾隆 金壽佛 蓮座下方蓮蒂部位修護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001837



圖5 | 清 乾隆 金壽佛 左脇侍大勢至菩薩修護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

佛像右臂肘部有斷裂現象，應為原本製作時為便於裝配金屬配件所採用之兩段式作法，黏接部位可見原本之金屬樁釘。（圖6）背光有局部輕微銅銹產生，底部二根插樁，一樁斷裂缺失。冠飾脫落，後方金屬變形，其上鑲嵌之綠松石有脫落及缺失狀況。身上金屬飾件有變形及銲接部位斷裂狀況，由於菩薩身上左肩披帛上有一羊頭造型裝飾，顯示其為受西藏影響的左肩披羚羊皮之觀音菩薩。<sup>4</sup>

左、右脇侍菩薩的蓮座為三重仰蓮式，與主尊仰覆蓮式略有不同，皆作跏趺坐。右

脇侍菩薩左手橫舉置於胸前，右手平放於腿上。脇侍菩薩通常會有手持物，以顯示其身分，如蓮華手觀音多白膚，手持蓮華，而蓮華上無物。由於二尊脇侍菩薩未見有持物存在，或許原本有持物而後缺失了。

### 修護的挑戰與實務

在此一修護案例中存在一些挑戰，比較大的挑戰是大勢至菩薩缺損嚴重，必須予以復原修復，但是在博物館文物修護倫理的規範下，必須避免臆測性的修復，方可避免文



圖6 | 清 乾隆 金壽佛 右脇侍觀音菩薩修護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7

物因修復之後造成其真實性受到質疑。在器物處陳副研究員慧霞鍥而不舍的搜尋之下，於編號故雜 001840，品名清咸豐〈金垂掛〉的文物中發現原屬於此件文物之殘件。清咸豐〈金垂掛〉原始編號（點查號）為「餘 1235-17」，與清乾隆金壽佛二者都存放在毓慶宮點查號為餘 1235 的木櫃中，該木櫃存放五十七組件佛教相關器用。因此清咸豐〈金垂掛〉（故雜 001840）混入清乾隆〈金壽佛（八成金）〉（故雜 001835～001837）的殘件是有其可能性的。在其中發現了青金石雕

製的髮髻二件、手臂（下臂）一段、手掌部位破裂缺損，以及金屬臂釧二件，一完整一頂端斷裂（圖 7、8）；經辨識後，髮髻分屬二尊菩薩所脫落；手臂屬大勢至菩薩，臂釧完整者亦屬大勢至菩薩，頂端斷裂者為主尊無量壽佛右臂臂釧原銲接部位斷脫。在一舖三尊的造像，左右脇侍的造型與手印通常為鏡像，即手勢相同而左右相反，因此左脇侍大勢至菩薩雖缺損嚴重，僅存頭部、髮髻與一小臂及部分金屬配飾，但仍可依據右脇侍白玉觀音菩薩之樣式進行復原式修復。<sup>5</sup>



圖7 | 清 咸豐 金垂掛 檔案照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40

主尊無量壽佛手部殘存的一段上臂與一段小臂，原本預期二者同屬一手臂，但在實際修復過程中發現，無法在與手掌相結合時得到比較妥切的相對長度位置（雙掌持寶瓶平置於跏趺坐之雙腿中間），顯得極為不協調，因此最後將兩者分開，上臂歸左臂而下臂歸右臂，利用左臂修復下臂、右臂修復上臂的方式來取得較佳之相對長度位置與視覺效果。

無量壽佛與大勢至菩薩身體缺損部位的修復方式採以木雕彩繪之作法而非以原材料（珊瑚與青金石）製作，主要還是遵循博物館修護倫理中「可辨識性」的考量，另外其他因素還包括原材料取得問題及修復時程等問題。雖說珊瑚與青金石仍可於市場上購得，

但要找到質感相近的石料，可能還是要費些心思。倘若取得的新材料質感與原文物之材料不類，對修復後的效果未必是加分的，且若與原材是一樣的，反恐令人容易產生混淆。因此在此次修復處理上，筆者採用牛樟木進行胚體雕刻，無量壽佛雕補一段上臂與一段小臂，關節部位也採用金屬樺釘做為結構的連結，以壓克力樹脂 Paraloid® B72 黏合。大勢至菩薩雕補身體缺損，做法同無量壽佛之法。木雕修補並在黏合過程中待各關節的結構關係固定穩固後，表面先施塗打底填料（Gesso，由兔皮膠調合香檳土〔chalk from Champagne〕而成），乾後再經修飾及砂紙打磨以獲得滑順之表面，再使用壓克力顏料進行全色處理，最後再使用無酸微晶蠟



圖8 清 咸豐 金垂掛 脫落構件中發現原屬清乾隆〈金壽佛〉之缺失構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 故雜001840

(Renaissance Micro-crystalline wax) 塗佈拋光，可獲得與原材料相近之表面光澤。(圖9～12) 雖然修復材料並非原本的珊瑚與青金石，但最終的修復結果在保有足夠的「可辨識性」的前提下，仍可滿足整體文物的視覺諧調性與清代宮廷工藝的精緻性。

脫落構件之黏合及加固處理所使用的黏著劑，在此件文物上依據不同的狀況需求，採用了包括傳統的黏蠟膠、壓克力樹脂 Paraloid® B72 與環氧樹脂 Hxtal® (NYL-1)。傳統黏蠟膠為清宮所採用之黏著劑，在各類鑲嵌文物上皆可看到黏蠟膠之使用。其主要組成材料為松香、蜂蠟與少許乾性油，具有較好的體積支撐性，在此件文物上原本製作

時所使用的黏著劑即是黏蠟膠。修復採用黏蠟膠進行黏合或加固的部位主要在佛像身體與蓮花座黏合部位，即是利用黏蠟膠具有較好的體積支撐性的優點。使用時將膠加熱軟化後填入黏合部位(槽或孔洞)，趁溫度下降膠體變硬之前將欲接合部位與之結合，此時可依據黏合部位大小或深度的需求控制結合的深淺，務使膠體充滿整個空間，待溫度下降之後即可黏固。環氧樹脂 Hxtal® (NYL-1) 主要的使用部位為金屬構件的黏合與加固，此材料一般歸類於不具可移除性之屬，在修復的使用上通常不會是第一選擇，故而使用上須比較謹慎。在脫落蓮蒂枝葉及佛身上如臂釧金屬斷裂之處，因材料屬性及其結構強度





圖9 清 乾隆 金壽佛 無量壽佛身體部位修補後全色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6



圖10 清 乾隆 金壽佛 無量壽佛身體部位全色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6



圖11 清 乾隆 金壽佛 左脇侍大勢至菩薩身體部位修補後全色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



圖12 清 乾隆 金壽佛 左脇侍大勢至菩薩身體部位全色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

的需求，一般可移除性較佳之壓克力樹脂無法提供足夠的附著性與黏結強度，故而使用環氧樹脂 Hxtal® (NYL-1)。未來如能提升修護室對於金屬精密銲接的工藝能力，或許是此類金屬構件修護的另一有效途徑。大體而言，此件文物修護黏合或加固處理所採用之黏著劑仍以材質穩定性佳、具備良好可移除性的壓克力樹脂 Paraloid® B72 為主。

此次修護處理，除了前述的佛像身體缺損的復原修復與脫落斷裂部位的黏合與加固處理之外，尚包括金屬構件變形之矯形處理，主要為蓮蒂部位與冠飾部位，透過物理性施

加外力方式配合適當的工具（如夾具或鉗子）將變形部位矯正，處理上雖不複雜，但須格外注意施力方式與力道，避免金屬產生不可挽回的損傷。

至於佛像身上的金屬裝飾配件如缺失不全的披帛、臂釧、手環，以及金屬配件上脫落缺失的鑲嵌綠松石等，在此次的修護中，原則上保留目前的狀況不加以處理，在經過結構性的修護處理之後，文物狀況已由完全無法安全持拿及展出的狀況獲致良好的修護成果，亦符合「最少量干預」的博物館文物修護原則規範。（圖 13 ~ 16）



圖 13 清 乾隆 金壽佛 無量壽佛修護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6



圖 14 清 乾隆 金壽佛 左脇侍大勢至菩薩修護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



圖 15 | 清 乾隆 金壽佛 右脇侍觀音菩薩修護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7



圖 16 | 清 乾隆 金壽佛 蓮座下方蓮蒂部位修護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故雜001835~001837

## 結語

此組件文物為清乾隆時期由宮廷製作，融合了漢、藏的佛教形式與風格，選材貴重，大量使用金銀珠寶，作工精細一絲不苟，打磨光滑鍍金亮麗，呈現出乾隆朝精緻卓越的工藝水平，實為相當稀有而珍貴之文物。惟其於清宮時期即已受損嚴重，多年來未曾公開展出，藉此次「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之契機進行修護完成，首次展示於國人面前。本文將修護歷程與讀者分享，期望讀者在觀賞展覽時，也能對於博物館文物之

修護工作有多一分的認識與理解。對於修護人員而言，每一件文物修護過程都是獨一無二，沒有一個「標準作業流程」可以一體適用。同時，本案也突顯修護工作的完成需要團隊的合作，研究人員與修護人員共同研究與合作，方能使修護工作更臻圓滿。

感謝器物處陳慧霞副研究員在文物研究方面提供寶貴意見，登錄保存處李佩珊副專業技術師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暨文物修護研究所實習生嚴立容共同完成本文物之修護工作，敬申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 註釋

1. 張宏實，《探索唐卡——佛部與菩薩部》（臺北：淑馨出版社，1998），頁 92。
2. 季崇建，《金銅佛像》（臺北：渡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頁 117-128。
3. 張宏實，《探索唐卡——佛部與菩薩部》，頁 113。
4. 故宮博物院，《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2），頁 5-10、57-58。
5. 陳慧霞，〈關於還原「清咸豐金垂掛」故雜 001840 部分殘件以修復「清乾隆金壽佛（八成金）」之研究報告〉（2020）。